



龍口奪寶

唐仁均等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龍口奪食

唐仁均 等 著

李玉滋 等插畫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•太原

目 錄

龍口奪食.....唐仁均（ 1 ）

巧巧上地.....唐仁均（ 8 ）

一個女技術員.....王培民（ 14 ）

噴樹記.....王園（ 31 ）

偷雞.....彥穎（ 37 ）

龍口奪食

唐仁均

天接連旱了兩個多月，地里的莊稼晒得黃焦焦的。前些日子，人們担水澆苗，干得挺歡；近來河里的水已干枯，大家就都閑起來。這幾天更是越來越熱，晚上人們在家里也呆不住，都跑到院里、房上去睡。狗兒也躲到陰涼地方，伸出舌頭，一直喘氣。

李水全吃了晚飯以後，右胳膊下夾起一卷新席，左手端上一壺茶，頸上還插了一把折紙扇子，想到場里去搭個涼鋪乘涼。剛出了門就碰上農業社的政治副社長張光南。光南遠遠地招呼：“水全，走走走，我引你個好地方去乘涼。”李水全說：“好，我正要去乘涼……”光南說：“咱們到廟里去乘涼。”水全說：“那麼遠，去那里干啥？”光南說：“走走走，今晚上那里很熱鬧，你要不去，准得後悔一輩子！……”說着幫他拿了席子，連拖帶勸地去了。

一進廟，果然一大群人早在里面。有的打撲克，有的下象棋，有的拉起二胡唱梆子戲。水全想：“這是怎么回事？天這樣旱，人人愁得沒有辦法，怎么干部和年輕人們忽然這樣高興起來了？”光南說：“讓開讓開，給咱們水全哥挪出個好地方。虎兒，打掃干淨一點，別叫脏了人家的新席。”虎兒說：“光南叔，咱們的就不是新席？这里頭我看數你的席是全新的啦，今天才編出來。”水全說：“沒關系，虎兒，我的席放在哪里也可以。只要大家當心一點，不要穿上鞋在

上面乱躁就行。”剛鋪好，光南說：“伙計們，今天晚上咱們都要賣點勁兒。我先來一手。你們說吧，愛什麼我就來什麼。要文的還是武的？葷的還是素的？愛聽還是愛唱？准要大家高高兴兴，熱熱鬧鬧。……”他象耍馬戲跑江湖的到了新碼頭的開場白一樣，說得很俐落干脆。虎兒說：“揀你頂拿手的說吧，可不要光說不練！”水全想：“看人家在解放軍鍛煉這十多年，真成了器了。……從前在家小時候是個拖鼻涕的小娃娃，在牛圈里、廟門口，哪里也睡。沒吃沒穿的，見人連話也說不清楚，今天真稱得起是個好干部——群眾的帶路人。才回來時不會種庄稼，一年來光景，已經樣樣通达，支書、社長不在啥事也問他了。就是鬧修渠人們埋怨他、罵他，他也受得住！唉！不容易！……”

這時候，天也慢慢黑了，人們早圍攏來。只听光南說：“你們怕不怕鬼？我給你們說個要命鬼的故事……”眾人哄地笑起來，有人說：“好！你就說個要命鬼！”有人說：“不要說鬼。如今不迷信了，你多講講淮海戰役吧。”也有人說：“听我說個鬼！這可是我親眼見的。”虎兒說：“你胡說八道！你見的明明是條狗！硬要說是鬼。……”也有人問：“听说南方的竹子長得很快，人們剛坐下去就能把你頂起來，是不是真的？”光南看見大家吵得亂成一團。他又說：“啞靜一點！一人說話眾人听，眾人說話亂噓噓。到底听誰的？”老漢們說：“還是先听光南說吧。”光南又故意學着說評書的腔調，一拍手（代替桌子），惹得大家注意起來，他才說。他說的不是什麼要命鬼，而是到處都知道的蠻子取寶的故事。這故事雖然許多人都說過，可是他說起來总觉得特別精彩。這故事很長，連說几天也說不完。他只說了一段，讓別人也說，大家你一段我一段地說起來了。這時候，

他站起来到外边望望天，回来蹲在角落里，低着头一直抽旱烟。好象在考虑问题。……

水全又去对光南说：“光南你在想什么？我回去吧？”光南说：“你这个人，怎么一会儿也离不开你的老婆，你不用怕。大家给你看守着哩，跑不了没不了。……”水全说：

“你尽说笑话，留我在这里干甚么？”光南说：“你看这天！我想恐怕要下雨。我们今天动员了党团员、干部们、青年们到这河滩庙里来睡觉。为的是天啥时候下雨，我们啥时候浇地，免的临时集合来不及。早上去通知你，你进城去了。晚上才请了你来，也没顾上跟你细说。水利委员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”水全说：“咱大小也算个干部，还是管水利的。大家都参加，咱还能不参加？然而……”光南说：“不过什么！你不要来一个‘然而不’。该干就下决心干吧。”水全说：“你们大家就不怕给河水冲走？山洪暴发，洪水猛冲下来可厉害哩！”光南说：“谁不害怕？可是天旱这么久咱们这里只有依靠这一片‘雷鸣地’。这时候再不抓紧洪水来浇地，不用说农业社的增产任务，全村一年的生活就更没指望了。再说，咱们都有耳朵、都有眼睛啊！是咱们去治水，还能让水来冲走咱们？”水全迟迟疑疑地说：“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要不小心，天黑水猛，可就……”光南说：“这么多人的命都不值钱，就你一个人的命才值钱？不要紧，我负完全责任！党员们今黑夜都派上了放哨的。保证你睡着了不会给洪水冲走！一定早早叫醒你！”水全说：“好！那太好了！”

一会儿，老张就去把几个党员全招呼了出来说：“今晚上，咱们党员一定要好好值班巡夜，绝不能睡了觉。一定要保证快下雨就出发，晚了就要耽误大事。再晚了，洪水冲下

来，大家都受危險更不好。我們坚决完成这任务！我現在先来站崗！虎兒、金生……你們跟着来，現在先都去睡覺！”虎兒、金生都說要先站崗，爭執不过，后来就去睡了。这时候，說故事的人們，慢慢地沒精打彩地休息下来。有的人早打着呵欠快要睡着了，有的小伙子早“呼嚕呼嚕”响起鼾声走进了梦乡，虎兒倒下不大功夫也說起梦話来了。光南望了望睡着的人們，他有点担心！今晚上要是不下雨，大家会不会埋怨他，擰得怪紧，屁事不頂，白受罪呢？……又想起，前些日子發動大家担水点种，許多人都不願意。后来三番五次地動員“分片包干”总算一个帶一个地把大家組織起来，从河里担水往山上点种。种上一直沒出芽，种子都旱死了。……第二次补种上，剛长出芽，大家正高兴，偏偏又遭了雹子，打得东倒西歪，死的不少，剩下的不多。爱唱爱笑的金生也气得抱头大哭！……后来費了多大力气，才又動員大家，扶好苗，补上缺苗。

苗又快旱死了，党支部又决定要挑渠修堰。可是到了这会兒天一直旱，人心惶惶，都想往外逃荒。富裕中农王恩仁有錢又有粮，滩地又多，可是偏偏不肯入农業社，每天赶上馬車进城跑买卖，气得黨員們背后直罵。他把自己从軍队上复員回来，上級發給的錢，全部从信貸社取了出来买了粮食。其他的黨員、社长、金生、虎兒也咬紧牙关，湊出了几担粮食。政府又撥来了一部分粮。总算帮助村里的困难戶，解决了口粮問題，才修好渠道，垒了不少地堰。老天好象專門来作难，几十天一点云影子也沒有。有人罵：“老天爷也成了反革命！”听人說，水全的老婆还恨他：要不是光南来胡弄，他家还能存下点粮食。眼下也受不了这么大的困难！还听說，不少人在坏人的鼓动下还要来找他算賬！叫他賠粮

食！要是这回再開得不对，群众更要憤恨，也許……。

光南忽然看見黑糊糊地一大群人涌了过来，人們举起鑼頭，奔到他身边要打他！他猛然一驚，原来是在作夢。他赶散自己的胡思乱想，又詳細考虑：不行！非这样干不可！这是党的指示，支部的决定，不能动摇，能叫空了，不叫悞了！这步棋一定要占住！……可是又象有什么在扑打他。他狠狠地敲打一下自己的头，向自己下命令：不能睡！他站起来，走几步，跳几跳，他又看了看天。

天色越来越陰沉了，烏云慢慢地涌了过来，夜風吹得越来越冷了。烏云背后的星星，一群群象急慌慌地乱閃眼睛而且飛



李玉滋 圖

快地在溜走，树枝在摆动，呼呼地越来越响了。地上的沙塵也卷起来扑打着直迷了人的眼，已經有些雨点在下。他才觉出，剛才他在梦里，打着他的，正是这些雨点。他叫起了水全、虎兒、金生几个人，先問：“你們看，这雨是不是能下成？”水全揉揉眼，慢騰騰

地披上小桂，站在院里望了望。后来突然說：“都叫起来！錯不了！光南！这回我提議先給你記上一功！快走吧，雨水保險很快就来！”虎兒忙推醒大家，拿起鋤頭，往廟門外就跑！

澆地的队伍是早就分配好的。哪个小組負責澆哪一片地各人都知道。当时出了門，就一直向各人工作的地方奔去。雨越来越大，風越来越猛，烏云象潮水一般很快地涌滿天空，电光閃了，接着，暴雷象大炮似地爆炸起来！电火直劈得大槐树也燒着了。澆地的人們也顧不上来看这巨雷劈树的駭人景象，跑到地边連忙守望着洪水就要到来的渠道。他們用手电筒照着渠道，有的地方，洪水冲下来把堰冲塌渠道也給堵住了。有的地方，渠道也冲坏了，大家連忙抱来大捆的玉菱秆和蒿草。雷电閃亮，在狂暴暴雨当中，这大群人，个个生龙活虎般地动彈着。在泥水里滑倒又急忙站起来。这不只需要勇猛的力量，还要多少机警的智慧，集体紧密的配合啊！大雨淋湿得人們个个象落湯鷄，有的腿已碰破、鮮血直流，有的人却想大笑大唱起来。洪水越来越大了，冲着石头带着渾臭的泡沫滿河漂流起来！洪水冲走了玉菱捆，冲坏了堤堰，老張、虎兒、干部們个个緊張地吼叫着：“快堵住河水！拿席子来卷着土、玉菱……”人們忙乱地飛跑！……

水全說：“席子、什么席子？……可不要使用我那新席子！”光南說：“不用財迷！多澆一畝地，打下的粮食也够买多少領新席子！要会打大算盘！……”虎兒說：“我們也有新席子，人家光南的席子更新！……”这时候有人接連在喊：“政治副社长！光南叔！来呀！这里出了事啦！该怎么办？……”“来！”光南跑到大家叫喊的地方去。虎兒問：“光南叔！这地不用澆了吧？这不是咱們社員的地，是王恩

仁的地。”老張說：“澆！單干戶的地減少了生產也是國家的損失！”虎兒說：“烈屬軍屬、孤寡老弱的地，就不是社員，大家能想得通。給富裕中農澆可想不通！他平時對我們怎樣？……”光南狠狠地說：“澆吧！咱們要改造他！……”眾人咕嚕着慢慢才動手。光南說：“快些！要澆就要澆好！……聽我說！”……

第二天下午，李水全和許多農民都來問張光南，有的還拐着腿、纏着胳膊也來了：“政治副社長，昨黑夜真妙！你真行！你能掐指會算！你怎么就知道快要下雨？”光南說：

“我不知道。我也是多問群眾，听老農民直說快要下雨才知道的。”眾人又問：“我們也有人猜想快要下雨，可是總不敢拿主意。怎么你就敢下決心呢？”光南說：“這我也說不清楚。又不是我一個人，是黨支部決定的。黨員要擔負不起這個責任，怎么能夠當個黨員？也全靠大家的力量。光是幾個黨員，也辦不到這件事啊！”正說着，富裕中農王恩仁跑了進來說：“光南！你在！……”他叩了個頭說：“光南，你們共產黨員，我今天算心服口服了。我的地入給社里吧。我是個落后分子！从前實在對不起大家。事事跟大家作對！今天我明白了，非由黨來領導全村走一個方向不行！”光南說：“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，這是整個黨的政策。你要真正跟着黨走才行！”王恩仁只說：“是是是。我今天一早起來只想，完了完了，下了雨也來不及了。可一看地，呀！全都澆了。我問起來說是咱農業社給澆的。我說，這是黨的偉大，不跟我一般見識。从前我們只知道謀算別人。黨跟我們完全不一樣，我堅決要跟上你們走。”

巧 巧 上 地

唐仁均

巧巧才娶到北庄的时候，誰一見也說是个好媳妇；人家那臉，白白的、紅紅的，身材又高又大，才見了人，也就有說有笑的；不論什么話都和你說。就象她娘家的娘很爱她呀，她和她哥哥吵架呀……她一点也不避諱，講給你听，真是叫人喜欢；待过了几天，左邻右舍的就覺得她毛病也不少；有些懶，不大早起；遇点小事情不如她的意，她就嘟嘟囔囔独自个說不完；人們就有些厭煩她。有一回，听說她偷錢买花生吃，給她婆婆撞見了，她婆婆說了她几句，她就披头散髮，又吵嚷，又在炕上打滾；直叫着：“爹呀！娘呀！俺可不能活啦……”一会儿她又說要寻死、要上吊，光于叫又不去。抬弟和她是一个村的，是个老实人，就說她：“巧巧，不用光鬧頓，有啥意見提出来，叫村里群众們，干部們，大家評評。”大家都劝解她，她也不听，越見鬧的厉害了。人們不理她，都散啦！她呢，賭着气，飯也不吃，躺了两天，說病啦，臉可还是白白的，紅紅的。換籽見她偷偷在街上买“火燒”吃，就忙着說給左邻右舍們听。第三天，一早起来，人家提着个大包袱一撇一撇的回丁娘家啦！从那以后，也有人說她：“当媳妇还能不服婆婆管教，当家人就不能說一句了！”民政主任更是生气說：“这种老婆，好看不好吃，人家眼里也沒个村干部。”又說改花：“你們妇救会也不負責任，也不教育教育，只由她瞎鬧！”改花說：“誰不

管，她自己急着就走啦，誰能拉住她！”民政主任也說：

“对！以后都不管她。”过了几天，人家又回来啦，回来以后，你猜怎么样？屁事也沒有！她就象起根沒有鬧过一样，还是有說有笑的，話到好象比以前多的多，比如說：“她又見了她村里嫁到后山的玉鳳啦，她娘給她吃了兩頓糕啦、这两天她又納了一对鞋底啦……。”就象这些鷄毛蒜皮的事，尽管說，尽管說，說的別人都不愛听啦，她还說。后来妇女們一听她說就都散啦，以后更出了名，換籽給她取了个外号，叫“过来散”，說她一过来，人就都要散。以后她就比臭狗屎还臭，除了改花和抬弟有时候和她說几句以外，別的人远远就躲开了她。

她和她男人的感情，是也不好也不賴；他們在結婚以前，也見過几面，談过兩回話，結婚以后，她男人說她，她也不听，有一回遇見參战，上級動員妇女上地，村里叫她男人劝她下地劳动，她說：“劳动，誰不劳动，咱閑着啦！一年四季，洗衣做飯，做鞋做袜，切草喂馬，啥沒有干，还要叫下地！下地对咱有啥好处？不下地你总也不能不給我飯吃。”毛孩（她汉叫毛孩）說：“劳动是光荣的，看人家村里，誰象你！你也不怕人家笑話。”“笑話由他們笑話吧，我过我的日子，誰也管不着，俺娘也沒来管过我。”毛孩到底是年輕人，說不几句就生气：“落后！落后！不怕你落后，我总要想办法叫你上了地。”“要說落后吧，我就是落后，誰不知道！我就是个过来散！我就不上地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
“怎么样，有的是办法；猴兒不上杆，我多打几遍鑼！”巧巧把头一偏，斜着个眼，做出那怪嗓：“你就再打一千遍吧，俺还不曉得！”說完扭轉身就走开了。

毛孩对改花說：“妇女主席，咱是沒法治她，这可全看

你了！”改花和妇女們研究了好久，决定找个和巧巧碰心思的人，好好給她談談；誰也不和她碰心思，后来都說：“抬弟和她是一个村的，也能和她說的来，就叫抬弟去和她說吧。”抬弟說：“咱可是沒把握，叫去就去，說不好可別怨我。”“不怕，說不好不怨你，誰还不知道她难鬧。”改花說：“抬弟，你可要想好話头。”“是呀！可沒法；好說她是耳边風，歹說人家也不听，可怎么办呀？”大家又研究了一陣，改花說：“抬弟，你要先摸清她的病根，看她到底有啥思想問題。”抬弟說：“那人是直腸子，实在也是沒有心机，要是那有心眼的人吧，总不这样鬧，等我先問問她。”抬弟又想起來說：“巧巧在家，就她一个閨女，她爹娘都看她是心肝寶貝蛋，从小夸慣了她，誰說也不听，要是說她总得順着她的脾气。”大家都說对，商量好久，抬弟临走又要叫改花和她一道去，改花說：“你先去吧，实在說不通，我以后再去。”

又过了两天，妇女們黑夜里在一塊兒紡花，同时回报各人生产有啥問題，月亮出来啦，紡車嗡嗡地响着，回报完了，妇女們就說說笑笑的；謊着誰家的針綫好，誰家的男人好，……改花望一会就說：“抬弟可該来回报了呀！”停一会兒又說：“抬弟怎么还不来？”果然一会兒抬弟来啦，大家就問她：“抬弟怎么样？巧巧願上地了不願？”抬弟說：“行了，明天就上地！”大家都很高兴。有人問：“怎么說服她的？”还有人不信說：“这么快，只怕还有問題！”“該不是假的吧，那人說話不靠边！”抬弟說：“不信明天看！……”抬弟接着講怎样說服她的：“我先夸講她針綫巧，后来談到她婆婆身上，她說她婆婆嘴碎，爱刻薄人，見她和她汉多說几句話，也要来多看两眼……我又說大家知道她作

难；又說咱們这一組想和她在一起生产，問她願意呀不願意？她說：該不願意呢？她一个人，就連个和她說話的人都沒有，心里也不好受；咱就成了妖魔鬼怪啦，連理也沒人答理，模範不模範吧，咱也沒啥大不是的地方呀！咱受了气就不能說一說，当家人就不論啥也是个理。后来我又檢討一会，說大家对她，确实也有不对的地方……她就說：“明天一准上地，不在家看婆婆那臉！”抬弟說：“咱們只看見人家鬧过一回，就对她有了成見，这是不对的，那老婆本来嘴也厉害，不能单怪巧巧。”大家一面听一面笑，都說：“沒想抬弟这么能說！”

第二天，真个！人家巧巧下了地受的挺好。大家心里都說：“咱們都錯看了人，原来人家很能吃苦，也爱劳动嘛！”以后她們和她，天天黑夜，一吃了晚飯，就到一塊兒紡綫，掐草帽辮，談些閑話；过的很高兴，說那里的地主，霸占他兒媳妇，群众斗争他，在他肩上挂上綉花鞋，还叫他坦白；那村的民兵，参战回来，說他們五个人捉了三十多个俘虏，还見他們的那两挺机关槍；又說到毛孩还立过功；抬弟她汉也是模範，改花的汉吧，南下啦，更是英雄……一会儿听見广播台上嗚叫，西头妇女第一組是模範，妇女們都更起勁，說总要和她們競賽。那几天大家說不出的高兴，看見巧巧有說有笑地，真个又是喜人人的了！一天黑夜，大家等她来，她不来！一会儿她来啦，嘟起个嘴說：“明天俺不上地啦！”大家問她：“巧巧，你这又有了啥問題？”她也不說話，正說着又在广播了，大家都伸着脖子用心的听，她悄悄的溜走啦！大家一会儿都說：“这是怎么啦？”換籽說：“怎么啦，那人就干啥也不久长，只不过是半夜里哭矜子！想起来一陣子！”說的大家都笑了。改花說：“不要只顧要笑，抬

弟，咱們再費心想一想，到底還有法沒有。”換籽說：“趁早吧，不用白費工夫！有那工夫不會多做點活。”大家不贊成說：“改造好一個人吧，做的活更多。”改花和抬弟在回去時，又叫了幾個積極分子和巧巧談話去了。

一會兒，改花回來就說：“唉！真是，有多大問題！才十七八的青年人，還是那小孩心，對老腦筋的人吧，該不是一見就不順眼，咱們也是！就沒和人家細細訪訪家里的事，她婆婆還把巧巧抹的太緊，咱們也不知道。……”大家問她怎么样了？她說：“嗨！屁大點事，我才又去細問她來，她婆婆還是太‘扣’——一個錢也不給，巧巧說：下地沒啥好處，受了這十多天，想買個針線，想零花個錢也不隨便，有那手打起泡還熬日頭吧，不會歇着。”大家說：“這還不好辦，明天就給他家庭分紅！”改花說：“我已吩咐抬弟明天從合作社里先給她點米，這大概沒啥，明天還不是照樣上地！”大家說：“能那樣就好！”也有人說：“這個人，這點小事情吧，就不能提意見，犯着擺這難看！”末了換籽說：“光怕不能單因為這，我看就怕不保險，……”大家說：“就是你清楚，就是你會估計，大家都是傻子，你說有啥問題？”“不信明天看。”“看就看。”

第二天，大家上了地，巧巧就是沒有來，換籽說：“看！看！到底誰會估計！”大家也沒話說了。待了一會，改花又去看巧巧來了，大家又問她到底怎麼樣，不行了吧？究竟因甚哩？改花說：“呀！差點誤了事！我早早吃了飯，就耽心怕出問題，在她家一問：‘巧巧，工資米給你了？’她說：‘沒哪！’我說：‘我叫抬弟給你們拿來了呀！’巧巧說：‘咱沒見！’我後來又問毛孩他娘，老婆說：‘抬弟扛來就放在那兒，說是給你家工資米哩，咱也不清楚是誰的，

还放在那里呢，你当誰把米味藏起来啦！’我当时又給他說清楚：‘村干部們已經討論过，这米是“二八分紅”；婆婆在家做飯得二，媳婦在地劳动得八。’婆婆立时对巧巧擺出笑臉：‘好好，我也想来，年輕人，沒个錢花，就是不行，我这旧腦筋，就是太死了。’巧巧說：‘分不分吧一样，說清楚就行。’我說：‘都明白了就好，大娘，是誰的就該分給誰，这样大家就都積極干！’老婆說：‘对，毛孩家你也別推故了；你做的多，你就多分吧！’她倆讓了会兒，終究分开了。后来巧巧說：‘我爱耍脾气也不对，生产当紧。改花我一会就下地！’她一会兒就要来了。看她这以后，就买吃个零嘴吧，还用偷錢！”換籽还不信，看見巧巧扛上鋤，已經走来了。

一个女技术员

王培民

在农业社的办公室里，已经坐满了人，开着社务会议。这个会只有一项议程，就是讨论今年的增产指标。

去年暑假期才从农业技术学校毕业了业，被分配到这个农业社的郭桂花，在挨墙根的一把椅子上坐着。她象个男子似的，把肩膀耸得很高；梳得明光光的两条鬓辮，在胸前的两侧拖着；在她纯朴健康的脸上，浮现着浅浅的微笑，喜咪咪的不说话，倾听着别人的发言。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发过言了，她才坐直了身子，耸了耸肩膀，开始发言了。她说的很稳，也很慢，不慌不忙的。人们的眼睛都注视着她。她还很怕羞，隔上好长时间，才瞟着看上大家一眼，但立即又回避开了。因为这样郑重地在会上讨论问题，她总觉得有点不太自然，不象在学校时和同学们坐在一块那样无拘无束。她那怕羞的眼睛和不自然的表情，更加引起了别人的注视。她低着头说：

“我觉得咱们社里的这个增产指标，是作的保守了。特别是棉花的增产指标！”

“不一定吧，大家还都觉得很可以的。”外太来老汉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立即就都吐出来了，他以疑问的目光，看着郭桂花。

“还不一定，恐怕这就是事实，保守。”

“你的意见呢？具体点。”刘社长以一种显然是不同意